

经典
名著

JingDianMingZhu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家庭图书馆
JIATINGTUSHUGUAN

名作家 大视角 好作品
MINGZUOJIA DASHIJIAO HAOZUOPIN

二十世纪的历史长镜头 百年社会变革的窗口

访问城市



出版说明

新时期以来的文坛，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一些作品，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争议。这是一种正常、自然的现象。不同意见的争鸣，是创作发展的一股推动力。为了进一步活跃创作和评论，也为了给文学研究和教学提供较为完整的有关资料，我们组织选编了这套争鸣作品丛书。我们已从1979年到1984年的大批争鸣作品中，精选出中篇小说集5部，短篇小说集2部。从1985年开始，我们每年从中、短篇小说中选编一部或两部争鸣作品集。这些选集已陆续出版。现在将1993—1995争鸣作品择其要者结集为一部，奉献给读者。这部选集仍按作品发表的时序编排，每篇作品都附上了有代表性的争鸣文章，以便对其中所选作品及其争论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闽特区的女人	曹 谦 (1)
特定情态下的女性形象	胡德培 (70)
一幅色彩斑驳的特区风情画	孙兴民 (74)
对 面	铁 凝 (79)
倾斜的性爱哲学	刘荣林 (121)
小说内涵的多向度空间	蔚 蓝 (124)
原始股	毕淑敏 (128)
文学参与意识的复归	周玉宁 (187)
金苹果之梦	刘 祯 (191)
14 15 16 岁	周大新 (195)
历史反思的新视角	殷 非 (226)
回望青春岂能只见到性	徐 倩 (228)
血 劲	刘庆邦 (232)
审美还是审丑	赵 光 (247)
直面人性的精彩之作	朱铁志 (250)
垃圾问题	张 宇 (252)
作家退却到哪里才停步	楚 昆 (286)
怎样看待人生	王学海 (290)
预约死亡	毕淑敏 (292)
“新体验小说”之佼佼者	章 心 (359)

为进步保存美	熊元义 (363)
埋伏	方 方 (366)
重弹偶然 呼唤良心	欧阳阴 (412)
再创“新写实小说”辉煌	梁 进 (415)
驶出欲望街	缪 永 (420)
灵魂与尊严的放逐	朱铁志 (480)
青春的赌博	孙 珉 (483)
遭遇爱情	徐 坤 (487)
没有“遭遇”到的“爱情”	王 畅 (501)
“假作真时真亦假”	辰 戈 (505)

闯特区的女人

曹 谦

南方的盛夏3月就开始了，到了8月那股燥热逼得我这个北方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做宿舍又做公司的宾馆里，那儿冷气好，四季如春。至于公司在沿海一带的业务只要能推给别人的一定不肯自己去做了，特别是白天，太阳喷出焦赤的火焰，我在房间上高挂免战牌，贴一张字条：谢绝出门，谢谢。

但有一天几大职员都跟着我们的香港小老板李威到沿海一个港口城市晏城去考察，商议有关吞并由于经营不利而陷入困境的晏城食品工业公司的具体事宜，从那儿打来电话说李威在是否接受晏城食品工业公司所拖欠的9百万外债这件事情上与公司的几个业务主管产生分歧，和晏方的谈判也因此搁浅。我心里有些生气，这件事最初是经我接洽的，晏城方面的债务我们早就知道，并且在我们中港发酵食品联合公司的董事会上再三研究决定接管，我不明白李威一个人在晏城转了一圈怎么就变卦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拖到天黑，巴西的老板说这天要打电话来落实他的东亚大陆之行，这件事也是够烦，为了这位大老板来远东，一个月以来我打过无数次电话，安排他的日程住宿费

票以及离境，可他还是不放心，还要再落实，虽然我已想不出还要为这位爷落实些什么。

守候的国际长途始终未来，这日对巴西老板失约不再等电话的繁忙理由我却准备了1千多个，我走出宾馆，公司的两部高级轿车都被李威带走了，我只好在街头张望。晚间9点，我离开特区，乘出租车奔向远方的晏城。

在我们发财的那个省份，铁路运输远不如公路发达，小巴、中巴、大巴加上各种型号的货车日夜不停穿梭于万山丛中，去那许许多多铁路延伸不到的地方。

后半夜我嗅到浓郁的海腥，听到海浪一波波拍击岩石的声音。经常到港口去接船提货，这条路我很熟，知道我们已经上了海岸公路，海岸公路绕山而行，左边傍依陡峭的大山，右边紧邻悬崖，悬崖下面是大海。车开到这里速度减慢了，我摇开车窗探出头去望海上的明月。公路上不时有载货汽车迎面驶过，每一束车灯都使人心情紧张，唯恐那车巨石一样顺着坡度失控砸向我们。

车内正在收听港台播放的张国荣的粤语劲歌，那歌声给旅途中的夜平添了一股苍凉。在车窗侧上方正舞着一大群萤火虫。我摇上车窗玻璃，谨防窗外的不速之客。此时出租车越过一道山岗处于俯冲状态了。

急刹车。一个背着旅行袋的女郎突然横穿公路，她嘴里叼着烟卷，抬起一只手来截车。

死啊！司机骂着。那女郎唯恐在她躲开的一瞬出租车开走，她站在车前一动不动。车灯照在她身上，我看见她留着最短的头发，穿着一件紫色的T恤衫、一条牛仔裤。

有几分钟我们对峙着，司机和我不肯下车，女郎不肯走开。若是白天双方不会这样倔强地僵持，可这是后半夜两点时分在

山脊上，司机迷信得很，深恐她是传说中专搭顺风车害人的无头鬼。

女郎的脸是苍白色的，眼睛不胜强光眯缝着，她无畏地大口大口地吸烟，肩上的旅行袋顺着手臂滑落在地上。那是一只腥红色的旅行袋，那样的旅行袋我也有一只，由此我注意到她的发型和T恤衫的式样，竟是我熟悉的北方式的，还有她抽烟的姿势，落寞而凶狠。北方人，她是北方人，我想，南方的山鬼也该是灵慧而温和的，挥洒不出北方大平原上的豪气。

我战战兢兢，但决心冒一次险，我被拦在车前的女郎感动了。摇落车窗，我探出头去，用家乡话大喊，你到哪里。

去哪儿都行，她说。

到晏城，你去吗？

行啊。她说。

一口地道的乡音，我不由得微笑了。上车吧，我说。

弄不好有麻烦！司机在车内小声抗议。

还好她是女人，我觉得女鬼也比较好对付，而且她会说我家乡话。

出租车抵达港口国泰宾馆是上午9点，那时我已经知道搭车的女郎决不是无头鬼。她叫许月朗，F市人。我还知道她已身无分文，付不起出租车钱。我们在国泰宾馆门前下了车，司机把车开远了。许月朗跟在我身后走进宾馆大厅，她站住了。

我们该分手了，她说，我住不起宾馆。

让她走还是留下她呢？我迟疑着，我喜欢她站在黑漆漆的山路上吸烟的姿势，很想身边有这样一个胆大包天的女朋友。

望着她我心里转着各种念头，她可能是坏女人，小偷、诈骗犯……她可能真的是做服装生意的女人半路丢了钱，或者什么也不是只是到处流浪偶尔有了难处。一时间我拿不定主意，许

月朗已对我说再会了，她走了。

我沮丧地走向服务台，查询我预定的房间，一转身发现许月朗在宾馆门外东张西望还没有走远。我跑出去唤她，你跟我走吧，过几天我也回F市，我送你回去。我这样撒谎。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没钱向我要，不能勾引我公司里的弟兄和老板。我说。

你可以信任我，许月朗笑笑说。

我的包间是14楼1419房间。关上房门走廊里优雅的钢琴曲戛然而止。许月朗一个鱼跃扑到床上，3天没见到床，我可真累了。她这样说着把她的一只鞋甩到我脚下，我发现她的旅游鞋里有一张身份证。

喂，若是有人问，就说咱俩是老同学，你特意到特区来看我，记好了我叫梁晓英。

我不愿意在这种枝节问题上引起同事的疑虑，随随便便在公路上拾个朋友回来好像鲁莽些。许月朗像个聪明人，说谎不含糊。

我说我刚到特区正逢你急着来晏城，顾不上安排我就把你带来了。她说。

李威包住的房间有一个会客厅。我进去的时候经理助理周笑萱正在给几位男士沏茶。她瞟我一眼面无表情，福建乌龙，好茶叶，你要不要喝一壶？周笑萱说话的语调永远轻柔不起来。

茶杯里泡着的是你的长发。我提醒她，一面转过身望一眼垂首不语的李威。

晏城食品工业公司有职工190人，直接从事食品加工的工人有140人，这个我能消化。李威盯着茶几上的资料。另外还有50个管理干部……他揶揄地笑笑，说道，我不知道怎么安排这么多的领导。

这个是细节，我说。随手拿起那份人事资料，扫了一眼，脑子里迅速地寻找对策。

他们还有9百万的外债。李威的声音不轻不重懒洋洋地。

有关这一点我想我们大家都清楚。我环顾左右，几个部门经理都默不作声。

可我不清楚有50个管理干部，你也没有提起过，每人按月薪3百对付一年下来就不是个小数目。再加上那9百万……李威自己点支烟，又递给我一支，我趁机打断他的话。

9百万是这家公司欠下的外债，可不是绝对数字，还有别的公司欠他们的款项，仅在东北地区几家公司就拖欠晏城食品工业公司5百万人民币。我说，这是可以互相抵销的。

谁负责抵销？李威面沉如冰凝视我。

在大陆想扩展业务，吞并人家的企业，不承担债务的好事天上难找地上难寻。我把手里那支烟点着，以减缓自己的烦躁，同时我也在想，那50个领导怎么处理，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企业搞得倒闭，我也不背这50个包袱。

周笑萱站出来支持我了，她说，外面拖欠这边债务还可以讨嘛，这家公司多出来的50个人我们可以不要。

说得容易，那50个人也由我们开支是晏城把这家公司转让给我们的一个条件。李威说话时不停地皱眉头。

条件是人定的，可以再谈。我说，这家公司有十几年的历史，在大陆各地有大量的客户和一定的知名度，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不可忽视的财富。

电话铃声响了，李威听了听把电话递给我，巴西来的，他说。

你到底来不来，不来我就不安排了，怎么回事嘛，这一个月我什么也没做就为你守电话了，不只是我一个人，走到哪儿

我还得派个人等你的电话，这没完没了的……老板刚和我打招呼，我的抱怨已脱口而出。

来呵，我的秘书已上飞机了。老板说。

你的秘书？我很惊诧。

是呵，我的秘书先去，再安排一下，我只有 10 天时间，日程一定要落实好。

唉，你出次门儿比大姑娘出嫁还费劲。

你说的是典故么？老板问。

李威和公司里的几大职员瞠目结舌地望着我半仰在沙发里训斥我们的老板，这种语气和态度他们只能羡慕不能摹仿。我有一个姨娘是老板的前妻。

李威曾经对我说，小姐好幸运呵，多少人争抢着给我们老板拎包却拎不到呵。那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唐老鸭式的笑容僵硬在脸上，以致后来三年的合作甚至恋爱中他不再与我开任何玩笑，私下里他对人说梁小姐眼里有杀气是个狠毒的人。

那一年我正在 F 市最大的滑冰场上滑冰，好朋友周笑萱将身体弯曲成虾状，我像推一把椅子一样推着她。周笑萱在前我在后，两人联成一体飞奔在滑冰场上，像一狼和一狈。就是这一天滑冰场外出现了几个肥头大耳的家伙，穿着漂亮的皮夹克，在我父亲的指点下扶着滑冰场的铁栅栏往里望。我和笑萱步调一致向他们滑去。

老板送我的见面礼是一块手表，是他在香港表行给我签的。老板身上很少带现金，他有国际银行的信用卡，世界各地走到哪儿签字就签到哪儿。喜欢吗？老板问我。我点点头。他告诉我这块表价值 1 万 5 千美金，私下里我有些不以为然，觉得还不如买几套衣服几双皮鞋一杆猎枪一部摩托车外加一台冰箱——

部彩电一台洗衣机。我是个穷人，戴这样一块世界名贵手表走街串巷有什么意思呢。妈妈让我谢谢老板，我谢了，说这块表有希望作为我们家的传家宝子孙万代地传下去。

我陪老板去逛街，就在街头随意步行。老板是个人物，在许多国家都有企业，可他的人物感不强，远不如我们F市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阔佬们嚣张。在他之前我也曾交往过从海外归来的侨民，还有不是侨民只是借了东风出国观光的人，那些人都对我说F市太乱太杂自行车太多街道太脏，简直不是个人呆的地方……但老板脸上没有这种痕迹，他很谦逊，只是说拥有几百万人口的F市竟没有一座四星级以上的饭店是件憾事，应该考虑建一座。

老板给我买了两大包食品，然后我们回宾馆吃饭。他教我怎样剥龙虾，怎样给咖啡加奶，叮嘱我千万不要喝廉价茶叶。我们没有谈姨娘。那顿饭是我有生以来享受到的最好的一餐，只是无滋无味，我和老板时时互相凝视，在彼此的脸上捕捉同一个女人的影子。

老板的脸是30级且高且窄的台阶，通向一个不足7平米的阁楼。那个女人并不知道风暴的鞭子已残损了她的年轻和美丽，她时时做出迷人的样子，仿佛一米多高的我是她的丈夫和情人和她的崇拜者。她穿着永远时髦的陈旧的衣裳，涂着婴儿的爽身粉，她的脸墙壁一样剥落而惨白，但那种笑容是皇后的公主的最美丽的女人的骄傲而灿烂，她向所有的人最漫长的时光里是向我露出一口有光泽的白牙。从我记事起姨娘就是个疯子，可我始终不认为疯子有什么不好，她尽了我母亲一个正常女人无法尽到的责任，在那个年代用米汤和面糊喂胖过我。

姨娘安详的笑容湖水似的一波一波在老板脸上漫过，隔世般的恍惚后我发现我和老板正相对微笑，他老人家的笑正是姨

娘式的。我又想哭又想若无其事。

我们在同一时刻抖擞精神，畅谈振奋的事。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要奋斗。老板告诫我。像所有成功过的老人一样，他以自己为榜样教育我。他说他年轻时也曾有过几年最浪漫的日子，那时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学法律，经常开着车去巴黎，和他的同学带着女友一伙一伙地去过夜生活，那时很快乐。老板眼里窜着火苗，我想那火苗里该会有姨娘的一束吧。姨娘是个理想主义者，她在50年代末期回国，以为她一个人可以给一个民族带回富贵荣华。

老板说他的浪漫生涯很快就结束了，人的一生里当有那么一段时间什么也不做，自由自在山着性子活。他留披肩长发穿破烂的裤子晚上躺在公园的长椅上睡觉，即使这样还不过瘾，他索性拉着女友钻到深山老林里去了。但这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后他觉得够了，认识了自己也认清了自己，他又从深山老林里钻出来回到巴西去继承祖业，娶了还在念大学的姨娘为妻，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

老板讲了好长一段他自己的事，然后问我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说自己正在考虑干点儿什么。老板说，经商吧，我在大陆刚开办了一家发酵食品联合公司，你到那儿去，我委托香港威记贸易商行的李先生与你合作，他很有经验，会带好你的。

结束与老板在电话中的谈话已是黄昏时分，我唤醒在1419房间里昏睡的许月朗，与李威和公司的职员们连同赶来陪同的晏城外经委的两位先生一道走出宾馆，要了几辆人力车。晏城商业发达，街道却狭窄崎岖，这里没有出租车，机动车行驶不便，外地人到此只有雇单骑摩托，或者乘人力车。

人力车白色的斗篷在街道上连成一小片云朵，飘飘荡荡。十几分钟后我们在酒楼里坐定了，酒菜尚未开宴，外经委的老岳

已开始询问下午我和李威商议的有关与晏城食品工业公司继续谈判的内容。

岳先生，这件事可不可以这样，因为我公司的管理人员已经足够充裕，不需要再聘请更多的管理干部。晏城食品工业公司的50个领导由你们晏城另行安排工作，如果一定要归到我们公司中来，只能作为工人使用。

在座的男士包括李威都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岳先生愣了好一会儿才说，梁小姐，这么安排太残酷了吧。晏城这家公司的50个干部都是有工作能力的人，除了3个党支部书记1个党支部干事1个团支书两个团干事和5个工会干部之外都是可以搞业务的。

可是岳先生，我认为我们联合公司的职员可以承担起我们公司的全部业务，我们为了经营晏城这家公司要承担9百万的外债还要付出投资进行再生产，不管是否赢利我们还要养活至少140个工人，这50个管理干部再由我们负担，我们就很吃力，就要重新考虑是否一定要在晏城付出这一大笔投资了。

酒楼是个喧闹的地方，可我周遭的空气沉静得像是一张薄纸一吹即破，不管老岳还是我公司的同事都清楚已经到了是非成败的最后关头。

我们在巴西的老板这一两天内就要来大陆，要去F市考察一个投资项目。我们都要同行，恐怕没有更多的时间在晏城停留。

老岳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这件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还要再和有关领导开会研究。

当晚李威即乘车回特区了，他要去迎接巴西老板的秘书。在他走之前，我们再次确认了与晏城谈判的条件，以及我方可以做出的让步。李威说，9百万外债我们可以负责偿还，外省对晏

城食品工业公司所欠的债务我们可以转让放弃债权，但 50 个多余的人我们不能接受。这已不是钱的问题，我感到受了戏弄。

两天之后晏城外经委正式给我们答复，50 个管理干部从晏城食品工业供销公司抽调出去另行组建公司，原公司在外省拥有的债权一并带走，由新组建的公司的领导们负责讨还以此作为新成立的公司的周转资金，国家对这个新公司不予拨款。我们中港发酵食品联合公司承担晏城外面的 9 百万外债。

合同到手，几个部门经理便负责留在晏城接管我们新吞并的公司，我和周笑萱要赶回特区了。

你以后就跟着我吧。我对许月朗说。

我们还有以后么？许月朗问我。

跟我回特区吧。我邀请许月朗，一切手续我给你办。

不是说好了一起回 F 市么？许月朗有点儿不高兴，她担心我骗她，或者很小气地以为我舍不得给她出路费。

F 市有什么意思，还是特区好，繁华。我漫无边际地解释。

我在 F 市有事业！许月朗的样子像在对我宣布她是美国总统。

你的事业一个月能拿多少钱？我问。

许月朗的一双黑眼珠活泛起来，带着思考的频率，颇像夏日沼泽中冒出的水泡。

怎么也得拿个千八百的，她一咬牙给了我一个她心目中的大价。我也就知道她还不了解南方。我松了一口气，既高兴又失望，我原以为她能更聪明更复杂更老辣一些。

就是说你每月拿 1 千块吧。我把她的大价定在最高点上，她只是盯着我的眼睛却不敢肯定，我没猜出她犹豫什么。

我抓住她的手说，就这样吧，月薪 1 千元，食宿我包。我等着她出一个更高的价钱来和我争讨，1 千元钱只是一个起点，

可她点点头，她同意了。这妞儿真傻，我公司给单身职员煮饭的女佣人每月也拿1千元。这时轮到我懊丧了，我怕她一进特区就发现我用这么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她这样精明的劳动力，她会恨我的。望着她，我唇边泛出一缕苦笑。

就这样我的生活中加入了一个许月朗，对于公司来说只是多了一个女职员，对于我来说意义就不同了，几年来我一直倍感形单影只，周笑萱也在我公司做事，可她只是我在北方滑冰场上的好搭档，人生里真正的一狼一狈更像是我和许月朗。周笑萱太正经了，她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情操高尚的楷模，每当我在生意场或者在情场上玩一点小把戏时，最冷的面孔最长的脸总是她最先摆给我看的，日子久了我对她有点腻味。

我被老板介绍到特区下海从商3个月后，处了男朋友，是那种谈婚论嫁的纯情朋友，他就是每天往返于特区和香港之间与我一起经营公司的李威。我们的关系已发展了3年之久，一直没有过狂热的激情，也未经历过大的感情波折，平平谈谈从从容容。

那天晚上李威从香港回来，我俩先去吃饭，然后我说我的牌友老胡病了，我去看看。李威同意了。李威一直是信任我的，我因为考虑过和他结婚，在他面前举手投足谨慎保守，他经常埋怨我从小受的那种儒家教育，说我痴呆木讷不解风情。当然我肠子里的曲曲折折羊肠小道李威是看不出来的。

就在那天早晨和老胡一起喝茶的时候对我说她认识一个极漂亮的男孩子托她介绍一个有钱的女朋友，年龄不限容貌不限，结婚也行做情人也行交朋友也行，这男孩子想的明白得很。老胡说咱们一起打牌的几个女朋友中就你一个孤苦伶仃的没有男孩子陪伴，处处玩呗，只要有分寸也不至于倾家荡产。我问，是不是老姐你处腻了想包给我？她说，你想到哪儿去了，我3个

男朋友你都见过，3个早够了，哪还有体力发展更多，这我都累得很了。我听了一笑，不置可否。

老胡便当真了，说道，我是受人之托又答应了人家，办不成不好意思，我们这圈里的女老板除了你谁没个仨俩情人，你就见见他吧，也就是给我个面子，若真是看不上眼再踹呗，这事又不签合同。我们定了一家夜总会，由我请客。

我告别李威赶到夜总会时老胡和两个男孩子正坐在一个角落里等我。虽说老胡的3个男朋友我都见过，可牌友们的男朋友未免太多了，恰如过眼烟云看过也就看过在心底毫无印象的。老胡把两个男孩子都给我做了介绍，我同时面对两个浓眉大眼的男孩子心情舒畅，却不知对谁献殷勤。然后我挑选了其中较为中意的一个请他跳舞，又请他跳舞还请他跳舞，老胡在桌子下面踢我一脚，把目光移向受了冷落的一个，我暗暗叫苦，搞错了。

他妈的，好的让她挑走了，留一个次的给我。我心中阴沉了几秒钟，有些扫兴，但仔细端详，认真比较，感到那个介绍说叫石津安的男孩也很好，高挑的身材方圆形的脸五官相当端正，美中不足说话有几分女气，不够大方。

石津安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以为他是个无业游民那种贪吃贪睡不干活儿的人，按照我的心愿我也希望他这样，只要看着顺眼放在身边开心，供养一个男人也不是不可以的，妇女解放了嘛。出我意料的是他有工作，名片上印着某公司公关部公关先生石津安。我有点恼火，本来想随便来点亲昵游戏，这一来不得不收敛了，我只好庄重地唤他石先生。

这种事本来就是消遣，跟逛玩具店买布娃娃差不多，大家在一起谈谈天取取笑越轻松越好。但石津安竭力摆出公关先生的骄傲，跟我谈哲学，谈得海阔天空抖落出许多的知识，他居

然是念过大学的人，让我茫然无措。老胡见我没什么兴趣了解石津安脑袋里面装些什么，打断他的神侃，把我和他推下舞池。

在歌声中徜徉，我的心情柔和起来。到特区3年多了，男孩子见过无数但交往的都是别人的。我还是第一次与一位向我靠拢的男孩子跳舞，他年轻漂亮舞姿美好眼神浪漫，最重要的是这位男孩子努力讨好我。我有些心动。

同样的舞步相似的场景不同的人物，我想起F市的范竞。与石津安相比，范竞有些老，有些威风让我无所适从，和范竞跳舞我总是被动和情绪紧张，他与猫咪一样温情的石津安是不同的，甚至他与所有的男人给我的感觉都不相同。当然这句话没什么特别的意义，这世上每片叶子都有差别，每段感情都不一样。

像水中的花朵，那感情是隐约婀娜的云影，在心灵中缓慢地移动着，我在那份感情中扮演了一个脖子上套了一圈大饼的懒人，只把胸前嘴巴够得着的那一小块吃掉了，剩下的一大片铠甲般披挂在身，作为一种富有的慰藉时常想到它，却不肯稍费力气用以充饥。

懒洋洋地把他悬在北方搁浅了3年多。

范竞我与他相识很早，还在我没离开F市出来经商的时候，那时我整日闲逛、交男朋友、出入歌舞厅，偶尔跟朋友们去距F市几百里外的山里打猎。范竞有许多事做，他属于新长征路上最早发大财的那批人。我认识他那年他三十七八岁。

我想那时候我在范竞心中是一只大猫眼里的一条小鱼，在河水中摇头摆尾诱惑他，因为河里有太多比我丰满的鱼，他并不急于撷取我这一条；而他在我心中则是一只小猫眼里的一条大鱼，大得一条河都容不下他，我纵使垂涎三尺，由于力不从心，也只好眼睁睁地让他在我面前荡来荡去。